

## 兼濟的普賢行

——沈家楨「普賢菩薩十大行願的提要」讀後

鄭僧一

印度故總統拉達克里什南教授在他的「印度哲學」(第一冊,頁四六四)引巴利藏「中部經」說:「佛陀的體系不是一種『見』或哲學,而是一種乘或車乘,一種導致解脫的實際方法。」儘管後期的大乘論師為應付復興中的婆羅門教的挑戰,高談本體,崇尚玄論,佛陀當時對本體的問題只報以緘默,對玄學的思辨也認為無濟於事;如有人中毒箭,不聽醫者救拔,必欲先知彼弓為柘為桑,弓弦為筋為絲,作箭簇者為是何人,不死何待!佛以「離生死苦,得解脫樂」為教,實事求是。「非梵行本,不趣智,不趣覺,不趣涅槃,」則佛不說;「不可說者則不說,可說者則說;當如是持,當如是學,佛說如是」(「中阿含經」卷六〇,「箭喻經」);「大智度論」卷十五)。大乘佛教所稱的「梵行」即菩薩行,也即是「兼濟的普賢行」。「華嚴經·普賢行願品」所提出的十大行願就是「趣智、趣覺、趣涅槃,」導致解脫的實際方法。沈家楨博士的「提要」提供「如是持、如是學」的心得總結。

「普賢行願品」為「華嚴關鍵,修行樞機」(澄觀「華嚴經行願品疏」卷二)。佛教「大小雖殊,不出教、理、行、果」(

「阿彌陀經元照疏」)。智者大師說:「智目行足,到清涼池」(「法華玄義」卷四)。又說:「平等真法界,無行無能到」(「觀心論」)。大乘佛教以文殊菩薩代表大智,普賢代表大行,將理念人格化,使人們易於親近和觀摩,如佛前上供時,稱頌「南無大智文殊師利菩薩,南無大行普賢菩薩……南無大聖緊那羅王菩薩」(緊那羅即樂神,無異傳呼「音樂伺候!」),多麼親切生動!若單純地喊大智、大行、大願、大悲、大……,未免枯燥乏味,起不了潛移默化的作用了。整部「華嚴經」是始於「智」,終於「行」。「行」就是「行菩薩行」(「入法界品」第三九之二一),如「提要」所指出,就是:「菩薩應該怎樣存心,怎樣處事,怎樣待人,怎樣修持。簡言之,就是菩薩應該怎樣做人」(頁六)。經中說:「親近供養諸善知識,是具一切最初因緣」(頁七)。「家語」云:「與善人居,如入芝蘭之室,久而不聞其香,即與之化矣。」佛家強調「善友提携」,不論出家、在家人,「諸修行者,由善友力,方能成辦,得善友故,遠離惡友。」

「華嚴經」以「廣博嚴麗」、詩化的詞藻,戲劇化的筆調,

描述象徵修行者的善財童子參見了五十三位謙虛爲道，遞相推介的善知識，回去見文殊菩薩。文殊却告誡他「不要退失精勤，不要於任何一種善根心生執着，也不要以少許功德而自己滿足驕傲。更要以廣大行願求一切智智，一心求見普賢菩薩」（『提要』頁八）。換句話說，就是要這位「留學生」常生慚愧心，「滅一切見，除一切慢，」如古德言：「百尺竿頭坐的人，雖然得進未爲真，百尺竿頭進一步，大千世界現全身。」普賢於是給他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法，這便是佛教徒所習誦的普賢十大行願：「一禮敬諸佛，二稱贊如來，三廣修供養，四懺悔業障，五隨喜功德，六請轉法輪，七請佛住世，八常隨佛學，九恒順衆生，十普皆回向。」

『大智度論』卷五說：「願名大心。」大乘依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，一、二、四、三依次立四弘誓願：度衆生（苦），斷煩惱（集），學法門（道），成佛道（滅）。總結起來，就是「成就菩提，廣度衆生。」分別起來，便是彌陀四十八願，藥師十二願，普賢十大願。『提要』開章明義概括地舉出菩薩成佛的兩項基本原則：「一是不捨衆生，二是行菩薩道，」因爲「一切行願都是以衆生爲對象的」（頁一〇）；繼而提出普賢十大行願的精神：「對象無量」、「境界無限」、「時間無間」、說明「整個行願的心胸是無量無邊」，相反的就是「自築圍牆」（頁一二）。

英國天才詩人威廉·布雷克（一七五七—一八二七）在他的『天真的預言』詩中第節一說：「於一沙中觀世界，一野花中窺天國，納無限於一握，繫永恒於一時，」與『華嚴』精神，堪稱異曲同工。

『提要』以供養爲例指出：「你如果說我只供養這位法師，而不願供養那位法師，這就是自築圍牆。或者說我只去大覺寺，不去光明寺，這也是自築圍牆，都是境界有限」（頁一三）。清·省庵法師說：「佛無彼此皆同體，地有東西是假名」（『勸修念佛詩』）。佛教徒皈依「三寶」，「三寶」即佛、法、僧。梵語「僧」就是「衆」，即「比丘衆」的意思。『提要』接着說：「只標榜大乘，不願學小乘；甚至只稱讚佛教，不能讚美基督教

的長處，這都是自築圍牆，境界有限，不能體會普賢大願的精髓。」這段話使我想起明儒王陽明，有人問他儒、釋有何不同，答云：「子毋求其異同於儒釋，求其是而學焉可矣。」

作者於十願中提出三個行願：廣修供養、恒順衆生、普皆回向，加以發揮，引述經中一句重要的話，「諸供養中，法供養最，」強調實踐。「什麼叫法供養呢？經中舉了七點。第一點是如說修行，即有身口意業都能依照佛陀的教導去做」（頁一五）。又云：「經中說，以如雲、如海、如山這麼廣大豐富的香、燈、資具供養十方三世極微塵數諸佛的功德，還不及法供養一念的功德……所以拿整捆整捆的香到廟裏去燒的功德，遠不及一念利益衆生的供養功德」（頁一六）。這正像南宋愛國詩人陸游的詩所歎道：「香火徒勤願力微。」

『呂氏春秋』卷一「去私」言：「日月無私燭，四時無私行。」沈氏以月光喻「對象無量」（頁一一—一二），以父母子女的愛喻「佛陀視衆生如自己的子女」（頁一六）。『法華經·譬喻品』：「諸有智者，以譬得解。」「欲令生諸善根，以若干因緣譬喻言辭，種種說法」（『如來壽量品』），「有智若聞，則能信解，無智疑悔，則爲永失」（『藥草喻品』）。

『提要』指出「恒順衆生」的「基本道理是平等饒益一切衆生，」對經中所列舉的四點：「於諸病苦爲作良醫，於失道者示其正路，於暗夜中爲作光明，於貧窮者令得伏藏，」特加闡明。「這四點是物質與精神並重的。所以於諸病苦爲作良醫，不僅是治肉體上的病，也要治心理上的病；佛教以貪瞋癡爲人類共有的大病，所以爲這種病苦的人治愈他貪瞋癡病，是真正的隨順衆生」（頁一七）。佛家所謂「諸病心瘳」（『藥師寶懺』卷中）是精神上的支持，增強信心和生命力，自求多福，正本清源之方，與以神謀私，「以禍福相誘脅，」大異其趣。疾病仍需醫藥，佛經中常見的四事供養，便是「飲食、衣服、臥具、醫藥。」『楞女祇域因緣經』中佛告祇域：「汝宿命時與我約誓，俱當救護天下，我治內病，汝治外病。」內病就是心理上的病，外病就是身體上的病。祇域（耆婆）爲古印度良醫，『宋史·藝文志』卷二

零七著錄耆婆『脈經』、『六十四問』、『五藏論』三卷。

經云：人身難得。「人是福田，能生一切諸善法故」（『入法界品』三九之七）；六道中唯人可以「借假修真」，成等正覺，諸天（神）耽於享樂，不能成辦。所以佛教有一失人身，萬劫不復，「一切寶中，人命第一」（『大智度論』卷一三）的警策。佛不取享樂，也不取苦行。『涅槃經』卷四零云：「若受苦行便得道者，一切畜生悉應得道。」

『提要』繼續解釋說：「佛法是正路，領悟了佛法，得到法喜心安；是光明，是伏藏。所以沒有機會聽聞佛法的等於是徬徨歧途，不知應向哪方向走的人，等於是在黑暗之中，也等於是貧乏困窮之人」（頁一七一—一八）。這樣的妙喻只解釋到精神上的一面。經云：「說食不飽」。作者於總結十大行願的「普皆回向」再三強調：「常常不忘記別人，為別人着想，希望別人快樂，幫助別人離苦得樂」（頁一九）。「苦既拔已，復為說法」（『無量義經』），如是奉行，便是「物質與精神並重，」不捨眾生，行菩薩道；關鍵在能關心別人。明·楚石和寒山詩云：「第一哀憐苦，偏多賤濟貧，非惟他受樂，亦足自怡神。」

『提要』結語雋永，辭約義豐，扣人心弦，發人深省——「世間如沙漠，象生苦焦渴，點滴之水，都能活命，願各位不以善小而不為，不以惡小而為之；」契合經意，「如說修行，」修觀音之慈悲，行普賢之願海。『地藏經』卷中云：「業力甚大，能敵須彌，能深巨海，能障聖道，是故眾生，莫輕小惡！」墨子見練絲而悲，為其可以黃可以黑也。末劫眾生，更需要「捨惡知識，親近善友。」當年阿斗若遵守父訓，「勿以惡小而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為」（見『三國誌·蜀書』，『先主傳』第二），或不至成其為「阿斗」。

此文為沈家楨居士在紐約大覺寺的演講詞，潘維疆居士筆記，由中國佛教協會再版印行，趙樸初會長作序，敘述『華嚴經』之版本源流和本旨；以緣起空觀與不捨眾生為宗，與小乘之以厭離出世為亟者碩反；首倡「心、佛及眾生三無差別，」而此『普賢行願品』則暢演其義而為究極之談（叙言，頁一一二）。樸老

稱沈氏「文成數千，要言不繁，一乘微旨，燦然著明」（頁三），正如明·陸西星所謂：「得其宗，一言而終，奚俟喋聒哉」（『楞嚴經說約·引語』）。沈先生說：「相信此文因有趙序可在國內更為流通。」「佛法以謙儉自拘，忠虔為道」（『續古文苑』卷六）；白居易有詩，「水能性淡為吾友，竹解心虛即我師，」其是之謂歟！讓我藉此勝緣，以隆蓮開士「京豐寓次感懷」詩借花獻佛，誌此具歷史性，擁護真風的交流：「楊枝各展為霖手，松柏齊抒捧日心」（『法音』一九八六年第四期）。

「莊嚴國土，利樂有情，」和「慈悲」一樣，差不多已經變成一句口頭禪。具體地說，我們需要多多的善財童子，世間多了一個好人便少了一個壞人；更需要多多的「真實善知識」（『入法界品』三九之二零），如『楞嚴經』（卷六）所謂「心如直弦，一切真實，」使人們從「自築圍牆」和「自私欲望的桎梏中解放出來」（愛因斯坦『論科學與宗教』），「互起慈心，遞相利益」（『入法界品』三九之二一），寡欲易安，善護心源，還它清明澄澈，充實白駒過隙的人生。可惜人心古今一樣，「不結良因與善緣，苦貪名利日憂煎，豈知住世金銀寶，借汝權看數十年」（晉·跋陀羅『警世』詩）。

電腦企業家王安的兒子告人：「爸爸的訓示是對社會的貢獻應大過對社會的所取。」在個人主義的美國，已故肯尼迪總統也說：「莫問你的國家能給你做什麼，應問你能給你的國家做什麼。」物質欲望腐蝕人心，危害社會安寧與秩序，精神領域也遭受嚴重的禍害。沈家楨博士惓惓以兼濟是務，「恒順眾生，」誘導青年學子淺嘗深吸東方道德與精神文明，住之，樂之，於紐約州帕特南郡買山建寺而莊嚴之。

唐·獨孤及『洪洲大雲寺鐘銘並序』言：「聖人弘道以勸善，因善以建法……法者教之因，善者教之宗也」（『古今文綜·辭賦類』卷八七）。『唯識論』卷五說：「能為此世、他世順益，故名為善。」讓我再借樸老「粵遊雜詠」（『法音』一九八六年第三期）以表共鳴：「十方翹首宗風振，第一功勞在樹人。」

八七年立春於紐約大學近東系